



^ 16
2416
3



和
2416
3-3

南岳集卷五

疏

請放還漂人疏 丁未

伏以臣伏睹 殿下值此大旱憂憫黎元特降絲綸
辭意懇惻仍令中外各陳所懷臣雖跼伏草莽無所
知曉既有所懷不敢泯默故臣於前月二十五日謹
將瞽見仰塞 聖旨兼陳愚計密封投進而見却政
院未曝微誠蓋臣之此疏雖極愚妄無一可採既是
應 旨之言而求言之 教纔下數日而政院乃為
此壅蔽之舉此豈仰體 殿下至誠求言之意也臣



五八九

竊痛之若誘以臣之別紙密封有違常規而却之則尤有所未曉者也臣之別紙所陳雖甚迂濶若欲試之則必須極秘極密不容宣洩於他人然後庶有可成之望故臣手自書上不許子姪窺見則豈可使政院拆見乎昔陳平六出奇計而世莫知其何計封倫秘策于唐而史不傳其何策若使當時喉舌史臣有所聞知則豈終有不傳之理乎臣之迂愚之策固不足以比於古人設令 國家有變事關存亡而臣僚有密陳之計政院猶守常規而却之乎况臣所陳雖曰秘密大意則已陳於元疏非有他歧可疑之事也

前日所謂陰邪之疏人皆言不宜上瀆 宸覽而猶托以應 旨每每捧入而獨却臣疏豈不異哉臣以此退縮累日不敢更呈伏見頃夜小雨斐然頗有喜意纔浥輕塵旋復停止大旱焦枯之餘無異於車薪之一杯而况今驟雨乍過淒風旋起遍野禾穀欲敷還枯雨意尤遠反不如未雨之前則臣忠憤所激不自禁抑茲敢冒昧更瀆伏願 殿下垂察焉嗚呼殿下亦知夫今日之所以旱乎今春之旱振古所無四野焦赤三農輟業種不入土八路同然幸賴 殿下至誠憂災責已避殿親決冤獄以致甘霖之應則

未種者雖無可及已種者庶有可望矣今之秋旱百
倍春旱惡風日吹五穀皆損從根至苗已作枯藁今
雖得雨已無可及况終不雨者乎農諺曰鋤前之旱
猶可說也鋤後之旱赤地千里臣又按五行傳論曰
天之雨水亦有定數如人血氣故春旱則秋潦春潦
則秋旱推移循環未嘗差忒以理勢推之則虔祈得
雨之後似當連下甘霖好結秋成而旋又亢旱則天
之雨水既已竭盡無餘更無可下之雨而如病深之
人陰血已竭更無餘潤者乎茲乃事理之至恠不可
推度而爲變中之大變也自 殿下臨御以來雖有

極無之歲未有一歲再旱者非但我國數百年所無
之事考之史牒罕有此變又况 親舉玉趾至誠祈
禱方社禮畢咸望雨澤而密雲旋散雨意邈然臣聞
長老之言自耳目所記未有 親祭不雨之時臣中
夜思之以 殿下之仁聖留心民事軫恤民隱有何
大獲罪於天地神祇之事而受此罰乎况於 臨祭
之前屢下哀痛惻怛之 教以示敬謹飭勵之意臣
民見者莫不感泣以此觀之足以格神明而致甘霖
而上天漠然終不降監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則寧可
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乎大凡災咎之至雖不可盡謂

某事之應至於今日之事有昭昭可知者臣請言之
臣竊伏聞朝議將欲縛送漂人事已完定疎遠傳聞
雖未知其信否臣竊惟此舉係 宗社存亡之機神
人向背之兆而議者昧於名義之重徒知利害之切
迫爭勸 殿下以天理人情所不忍爲之事果如此
計今日之致旱固也無足恠也臣聞孝婦寃死尚致
三年之旱齊女呼天猶飛五月之霜一婦含寃猶尚
如此矧九十人無辜之命乎他人無辜者尚云不可
况父母之國有恩之人乎驅送死地便是殺之之心
也殺人以刃與挺何以異乎 殿下入壇遺禱祝之

日胸中已有殺害有恩無辜九十人命之心天地神
祇豈肯顧歎 殿下之誠乎臣又念漂漢到泊之日
似在未旱之時我國縛送之心雖未形兆而天則知
之故降示大罰如此其昭昭則寧可不戒寧可不懼
臣伏見 殿下又行審理之典庶欲以此爲感天之
望而臣則以爲無益之舉也今春大霈幾盡赦宥其
餘重囚皆是罪大惡極不可撓易者也今不赦無辜
當赦之人反赦有罪不當赦之人則此豈應天以實
之道乎 殿下若放送華人則可謂憫旱求雨之一
大審理也臣之此言亦可謂因旱求言之一大應

旨而需然之應庶幾可望今若不此之爲而徒以區
區末節欲爲感應天心之計則臣見其天心愈怒人
情愈憤非但終不得雨恐有意外難言之憂也此非
臣做出臆見巧爲傳會以虛妄之言欺罔 殿下也
天人感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也以臣愚下之見亦
易窺度况 殿下睿智之所照臨乎伏願 聖明細
觀默會而惕然覺悟焉臣請竭言義理利害之兩端
爲 殿下痛哭而陳之臣謹按我 太祖康獻大王
受封於 大明太祖高皇帝恩禮之渥無異內服二
百餘年世篤忠貞而逮至 宣祖大王遭壬辰之難

神宗皇帝傾天下之兵以救之遂使中國虛耗而
不之恤焉使我 宗社復血版圖再全我東方億兆
蒼生一毛一髮無非 神宗皇帝之賜而天高地厚
之恩雖億萬年子孫無以報其萬一也是以 仁祖
大王不幸遭罹逆境而以 宗社生民所係之身異
於匹夫匹婦溝瀆之諒故不得已而勉行聖人之達
權忘一己屈辱之耻全萬姓塗炭之命此誠大聖人
處變之得宜非拘儒俗士所可與論也然猶以慙德
自處每嘗灑血叩心忍辱懷耻至於間途送僧陳奏
皇都雖大被噴言幾致危亡之禍而有所不顧其不

忘 天朝始終不渝之誠可質神明可貫金石故
孝宗大王之所以日夜腐心激勵薪膽十年 臨御
不遑寢食者無非繼述 先王之志也 殿下亦嘗
親見而竊識之矣豈忍須臾忘之哉今之議者以爲
仁祖旣已從權而屈已則今日之縛送華人不至
大害於義臣則竊以爲不然 仁祖之屈已出於萬
分不得已雖使 神宗皇帝冥冥之靈聞之想必無
憾於 仁祖至於今日之事非不得已爲之者而反
以屈已之說藉口欲贖君父以不義之舉此乃誣
仁祖而誤 殿下也甚矣議者之不忠不智也臣嘗

見崔溥漂海錄溥於 成宗時以敬差官赴濟州遭
父喪過海返家遇風漂至寧波府右道外洋 孝宗
皇帝招至闕庭慰撫備至賜溥白繒衣紅團領黑錦
衣各一襲靴一鞮一綠絛布二匹鄭浮等吏卒四十
二人繒衣繒袴各一襲履一溥等行至廣寧驛 皇
帝念其暑熱追賜溥生布青團領白布衾白縞衣各
一襲帽一靴一履一鄭浮等各賜白縞衣小縞衣各
二襲帽一鞮一其軫念之篤雖慈父之於愛子無以
過之溥等歸國稱說滿朝臣僚莫不動色嗟歎感泣
天恩孰謂纔過百年華人漂到其地而反欲束縛

之拘囚之以投虎狼之口乎揆以天理人情胡可忍
此夫人以大德施我我以大怨報之則不仁之事孰
甚於此 殿下亦觀夫 祖宗以來 大明之施我
國者何如而丙丁以後我國之報 大明者何如也
無一毫報恩之事歲歲年年唯以背負戕伐爲事則
我國君臣每念斯事慚靦罔極若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雖然既往之事皆出於萬萬不得已則天地神祇
猶或恕之奈何復爲此舉以增罪戾乎以 殿下之
明聖閱歷世故不可謂不多矣 殿下歷觀自古及
今有身爲不善之事而能享福祿者乎或在其身僥

倖得免其子孫必受其殃而未有終始安享者也然
則不善之事豈不大可戒懼哉而今有人縛其受恩
之人以媚其仇讐則 殿下以此人爲善人乎爲不
善人乎念到此事則不覺心骨俱竦肝膽自立而嗚
咽不能言也嗚呼京外之人傳聞新 皇帝御宇圖
恢之音則聞者莫不悽然感舊悲喜交并如聞隔世
消息恍然若復睹漢官威儀雖市道小民村巷愚氓
聞之莫不墮淚者誠以秉彝之良心自然流出而不
可遏也今春明義理尊君父之論雖極正大有識之
士或有激昂者而無知之人知者甚鮮至於此事上

自朝廷下至閭巷六軍萬姓兒童婦女凡有血氣者聞朝家縛送之議莫不扼腕憤惋咸一口非之人情所在大可見矣今之主議者亦豈無此心哉唯恐一朝事覺其身當禍故利害切身不顧義理倡爲少不忍亂大謀慕虛名受實禍等語托以禍機不測係關存亡上以誑殿下下以拒公議反詬清議之人以爲欲沽一身之美名不顧宗社之大計殊不知陷君不義之罪有浮於沽名之罪也國人憤鬱萬口喧騰如是其藉藉而獨殿下深居九重無由知之而日日所引接者只是主議之諸臣耳目所聞見

者無非利害之卑說則譬如一指之蔽泰山浮雲之掩白日君心何由而開悟義理何由而可明乎臣又聞都下盛傳殿下臨筵有若費數萬金而無事則何忍爲此舉之教聞者莫不感歎曰吾君實有堯舜之心而惜乎大臣無將順之人若使一大臣忘其死生擔當此事則便可無事仁祖朝送僧之時相臣崔鳴吉挺身擔當朝家賴以無事此乃已然之驗也噫上有數萬金不惜之語而下有拔一毛不爲之心誠可痛也臣於此又有所大憂者存焉雖至治之世畢竟則必有篡弑危亡之禍故國家於

奴僕叛弑之罪治之至嚴者蓋防此患也况今國家運祚已向衰季綱常斁絕風節頽靡雖汲汲導率而崇獎猶懼其無補於危亡殿下縱不能救之其何忍促之哉殿下若忘大明之恩義則臣民亦何有於殿下之恩義哉上行下效必然之理也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庸人之所忽也臣有一說可以喻此者古有原穀者其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作輿舁棄之穀隨父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器穀曰父老則吾亦棄之更作不亦勞乎吾是以收之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

養克已自責父爲孝子穀爲純孫載於孝子傳君臣父子其理何異臣之所以泣碎首而爭者蓋慮此患也雖然此事義理雖極正大若由此而有加兵亡國之禍則臣雖至愚何敢膠守虛名妄爲大言勸殿下以危亡之事哉殿下果以爲不送漂人則必有加兵亡國之禍乎臣則以爲非但必無大禍必不至於生事或不幸宣泄事必至輕比之前年查事則不啻減半蓋此事不幸出於查事之後故大臣心驚膽懼於虛威恐喝之餘惟怯過憂不知所以爲計雖以殿下之天錫勇智亦不能無動於此事此事若

在於查事之前則舉朝必當恬然放還豈有縛送之議乎然則豈可以過休於查事之餘威而做錯於此事也臣嘗見史記九百里至少之韓國其畏虎狼之強秦豈減於我國之畏虜而猶聞蘇秦之說則韓王尚能仰天太息按劍瞋目以殿下春秋之富神武之資擁有三千里之地縱不能與之抗衡何忍事事曲從不敢隱諱有若嚴家之餓隸乎臣竊羞之嗚呼責今之大臣使之贊我殿下如仁祖送僧之事孝宗灑耻之計則必當縮頸股栗揮斥厭聞噫不武之甚也至於今日之事雖使臣愚計之若得善處

則保無生事之患議事者之智慮計謀豈不及於臣之愚計但無誠心全不動念故其心必以為縛送華人乃是萬全好事何必為區區各義出奇費慮為行險乘危之事云爾則其亦無深識無遠慮之甚也非但臣之庸愚獨有此意竊聞大臣之中亦有素畜忠義慷慨之心深以縛送之舉為非者或已仰徹於宸聰云大臣所陳之意臣未能詳知然豈無善後之策而徒言縛送之非哉臣竊念我國紀綱解弛法令不嚴舌人通漏之事勢所難禁然而賊臣李娃既以宣洩國事父子皆伏重誅李馨長雖以逆黨誅死

原其罪本實由於通虜則雖甚惡之人亦知懲戢矣
且人無愚智愛身則切奸細之徒雖有以此事陰欲
告虜而必不敢如賊娃之投身顯告雖欲藏名而潛
告究覈言根之際必有發覺之事則其勢必不敢肆
意而輕告矣以此言之則虜於此事或不無微有風
聞之事而必無顯然可執之證矣臣觀自前此虜只
以風聞無證之言不必致詰設或致詰必不至於大
段生事何以言之我國生事之大者有三已卯送僧
之事庚寅城池之事上年走回人之事而僧人獨步
則爲虜所捕城池之事則乃自鳴之雉也走回人則

還入其國此皆大段明證現捉之事故虜得以肆其
恐喝虜雖凶狡實多智謀亦有度量豈但以微細風
聞之事輕加詰問於千乘之國乎自古小國之於大
國必有陰事而今虜之置而不問者亦多矣何以言
之 殿下信以爲我國全無陰事可泄之事而虜亦
全無風聞之事乎他事姑舍不論只以 先王與山
林之臣密謀灑耻之事觀之國人無不聞知人皆言
虜亦聞之而終不詰問者豈非以陰事無證之故也
且虜人年號士夫家通行文書例不用之至於 山
陵碑誌 宗廟聖殿之祭皆不用之若使細人陰告

此事則虜之暴怒豈特上年查事而止哉以此觀之
我國人心雖甚不淑不必事事而泄之也今日之舉
若放送華人之後則亦不過爲無證之一陰事也重
法嚴禁則不無終始不泄之理或不幸而泄之不必
以此遽至加兵則 殿下固已知之而猶且恐懼趨
趨者深恐大臣之當禍也 殿下何不毅然當之曰
禮爲舊君有服我國前日之事 大明猶今日之事
大朝其恩義之重豈有異哉一朝縛送其漂到之人
義所不忍且國之興亡無代無之設令久遠之後大
國衰弱而大國之人漂到我國則其忍忘今日仰事

之義而縛送於他人強盛之國乎大國若以此爲罪
則予當甘心受罰云爾則虜亦有人心豈不心服而
義之乎從前此虜以詐謀欺之則必怒以正理折之
則必屈前日查事雖曰輕於此事而我國實有所失
無以自直至於此事實有可答之地臣則以爲不幸
漏泄必當甚輕於查事虜若有貪利之心復有罰金
之舉雖至萬金此乃 國家之大榮而永有辭於天
下後世豈可與今春罰金之辱同日而論哉或謂我
國值此大侵民窮財竭今爲他國漂來之人無故生
事則必致救行之絡繹而所費不貲又費萬金之罰

則必有危亡之患其爲計不亦迂乎臣以爲不然古
人有殺一不辜而取天下不爲者此乃寧捐天下而
不忍殺一不辜也豈有富有一國而只惜萬金之費
忍殺九十人無辜之命乎昔宋臣程頤有言曰失節
事甚重餓死事甚輕匹婦匹夫寧餓死而不可失節
况萬乘之國乎國無信義則必至危亡萬金之費雖
重豈不愈於危亡之禍乎此事雖曰重大 殿下若
能自當則 國家必無事大臣必無禍而其勢必不
過罰金而止耳而猶不爲之則是 殿下雖有不惜
數萬金之 教而其實則惜之也臣仰觀天氣俯察

人情考之以象數推之以事理今日致旱斷非他事
殿下姑勿論 大明恩義之如何試於靜夜清燕
之時細思漂人之心事漂蕩鯨濤僅泊我境方自幸
其萬死之一生而今欲束縛投之死地既失其貨又
喪其身則其人之情豈不哀哉而 殿下亦豈無惻
然之心乎俗所謂積不善者正謂此也臣竊觀近日
放釋罪竄哀痛元元凡諸修省之道略已舉行則點
檢 聖心豈有大段懺悔之事而唯此一事想必不
安於 聖心聖心之不安便是天心之不豫則今日
求雨寧可求之於他事哉 殿下若托以禍機所在

而終不變通則臣以爲撤樂減膳祈雨祭等事亦且
停止可也何必虛行無益之事欺天而益戾乎今若
渙發惻隱之心曲活垂死之命則積善之事莫大於
此而非但得雨於今日抑亦 聖子神孫萬世無疆
之福也臣觀舉朝皆於此事全無誠意都不置懷雖
或有外畏公論強爲塞責陳疏者而未有誠心恐懼
如臣者雖萬無此理而設使今日主議宰相中一人
之子弟在於漂人之中則必當萬端用計百方周旋
寧有生事之患必無縛送之理以前日李時術之事
觀之其時使臣間行千金求生於必死之中若使

朝家欲活漂人如救時術則必無不可做之理也念
之及此亦可於悒也嗚呼 殿下以今日之旱爲何
等旱乎古老皆言巳卯丁亥庚子辛丑之旱可謂慘
矣比之今歲則雖謂之豐稔可也唯巳未之旱可比
於今歲而春秋再旱亦巳未之所未有云蓋巳未之
旱乃由於光海戕殺同氣囚廢 母后天之降罰固
其宜也至於 殿下慈仁恭儉畏天愛民凡施諸政
令之間者雖不可謂盡合於道而亦無大段闕失國
人之所共知而今日之旱反甚於無道之世則豈不
以縛送漂人之舉逆天背理之甚而天之降旱專爲

此事而發也此非獨臣之言也京中有識之士田野無知之氓萬口一談皆言今秋之旱由於此事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之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意人心斷可見也又况砥平竹山之降霜卽漂人呼冤之霜也江華喬桐海州之地震卽皇天后土之震怒而告 殿下者也天之警告如是赫然而 殿下之猶不覺悟何哉縱 殿下諉之以天道幽遠而不能反隅於此事大臣亦無以垂仁愛感天心之道進言者臣竊惜之况近日以來淒風夕起淡日無輝有若深秋搖落之狀頓無雨意頗有霜漸

而傳聞兩南稍勝他道今月之內若終不再則兩南之慘亦必同然八路皆飢盜賊並起則意外之變難言之憂可以翹足而待也然則臣之此言不但爲義理而發也多殺不辜則必有感傷和氣之理故實出於憫旱望雨之意也臣聞古者國有大疑則有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之事此事乃大義理大利害所係而朝廷不能以道處之以義斷之則臣之獻計亦不可謂越職出位也臣之前進別紙阻於政院今不敢並爲投進 殿下若不以愚妄而一試之則或不無千慮一得之愚而庶有不至生事不費一金而自然

南岳集卷五
十一
解釋之計 殿下如欲一見則臣當更獻矣今臣交
疎於 殿下而所言皆 國家機密重大之事而賤
臣之所不敢言者也僭妄之罪無所逃矣然念臣父
重呂獲事 仁祖大王出入經幄幾至十年遭罹不
幸之變曲蒙 仁祖天覆地載之德生死肉骨之恩
故臣父沒齒感泣勉臣以至誠愛君赤心報國故臣
雖在草野常願爲國一死而未有路也目見今日之
事非但義理之所不忍爲強而行之則必有大禍故
臣明知如此而含默不言則恐非臣父所以勉臣之
意而終未免負君父之罪故不容不言伏願 殿下

諒臣苦心血誠勿以浮薄之徒假托義理沽取清名
者視臣幸甚幸甚臣經年脚腫方在未差之中不能
運動跬步使臣之子儀徵代呈尤用惶恐臣無任瞻
天戰慄感激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代館學儒生請 神德王后祔廟疏 已酉

一五二四
伏以臣等竊惟 神德王后配體 聖祖宜祔 太
廟之事三司陳章論之已盡臣等前疏言之已悉則
今不須更贅其詳而 聖明亦豈以此事爲不當爲
之禮而不許也哉特以事在 太宗朝 列聖亦未
追改而爲此持難也臣等請明其不然也昔宋朝先

儒胡寅有言曰若祖宗有失德子孫雖不可揚而道之至於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則子孫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萬世議之非所以爲孝也今此神德以太祖正妃不得享於宗廟則此誠天下萬世莫大之失禮其爲獲戾於祖宗貽譏於來後者爲如何哉而又非區區政刑得失之比也以先儒之論斷之則設使太宗親行貶降之事後世嗣王猶當汲汲而改之以掩其失德况此事元非太宗本心而出於當時二三議臣之謬見者乎

列聖之未及追改者此亦不過其時廷臣不能推明大義以死力爭之過也豈可以祖宗未遑之欠典有所致疑於今日追改之舉哉又况殿下旣已修建陵寢置官奉守一視諸陵則殿下亦知貶損之不可已改祖宗之舊矣而獨於祔廟一節猶慳更改臣等之惑滋甚焉禮曰墓藏體魄不當祭而祭之則是致生之也不智也廟以宅神當祭而不祭則是致死之也不仁也盖陵廟之祭始於秦漢非古禮也殿下今雖盡誠於陵寢之祭而不舉祔廟之儀則神德之不祀猶夫前日也古今天下安有只

修陵廟而不舉廟享之禮哉臣等竊恐後之知禮者必譏 殿下行半上落下之禮而適所以彰 祖宗之過明 殿下之失也豈不惜哉臣等聞忠志之士不畏鈇鉞而犯忌諱臣等請冒萬死而一言之 殿下之所以遲回於此事臣下之不敢索言於此事者盖以國初昭悼之變故也然周不以管蔡之惡而貶文母唐不以承乾之變而貶文德則豈可以昭悼之事而貶損 神德哉况親傳香祝又在於 太宗臨御之後則 太宗之聖孝固自如而當時議臣追論貶損之罪可勝言哉臣等於此又有所深痛恨者焉

太宗大王禪代之際堯傳舜受天與民歸其所以處變之道無憾於當時有辭於後世昭載國乘而不可誣也况其受禪之後奉事 太祖十有一年誠孝格天無愧舜文而至今閭巷間流傳之說未免有疑惑過實之語者良由於 神德之祔廟經久不舉而然也今若因循不改漸至久遠則後世之人安知不執其跡而疑其事乃以閭巷流傳過實之言爲信然而遂謂 我朝真有此事則此豈非 聖朝之巨羞臣子之至痛而 太宗在天之靈亦必齎恨於冥冥之中庶有望於後世嗣王曰我子孫曷不亟改議臣

錯謬之舉以明我心云爾則今日 殿下之所以廣
太宗之聖孝繼 太宗之聖志而光 太宗之聖
德於無窮者其不在於 祔廟一事乎 殿下試於
清燕之間屏去偏係之念默想 太宗心事參之天
理人情則自不覺惕然感悟而雖欲不從臣等之請
亦有不可得者矣臣等聞長老之言 神德上賓之
後 太祖哀悼特甚常置攢宮於城中每於聞鐘之
後舉食又謂侍臣權近曰予之化家爲國之日惟
神德內助寔多夫生時之敬重如此歿後之眷悼如
此而終不得同享於 太廟則亡論 太祖陟降如

在之精靈盡然傷歎莫肯顧歆而 太宗亦豈能一
日安於清廟之上哉且謂神道無知則已謂之有知
則 太宗之靈豈不悔從當時議臣之請乎以 殿
下明聖胡不念此而亟正之以慰 祖宗之神靈以
解神人之怨鬱乎臣等謹按漢史和帝嫡母竇太后
殺帝母梁貴人及太后崩帝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
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祔葬先帝帝手詔曰深惟大
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言者乃止又按
唐史宣宗疑其嫡母郭太后預於元和逆謀待之甚
薄致有中和殿暴崩之變帝不欲祔葬於景陵禮院

檢討官王鯤力爭坐殿然其後郭太后得祔太廟終無異議則可見當時公議之嚴而人主亦不能奪之也臣等竊念我朝三百年家法最正倫紀最明可軼三代之盛實非漢唐所及而乃使祔廟大禮反有愧於漢唐則豈不重可惜哉不但此也後之良史指點此事臨策而歎曰惜哉某朝嗣王知修其陵寢矣而不知追復其祔廟終不能盡掩其祖宗之過也其時臣子亦昧於大義坐視君父廢闕三百年綱常而不知諫正陷其君父於有過之地而終爲萬世未洗之疵累則其爲我朝羞痛爲如何哉此臣等

之所以駢首向闕齊聲叫闕據茅焦之鼎而不辭擣李咸之椒而猶甘者也伏願聖上上體太祖太宗之本意追正當時議臣之謬見俯採羗言亟舉縉儀上以光祖宗之德下以慰臣民之心不勝幸甚

辭司書兼陳所懷疏 癸丑

伏以臣凡陋僕遯百不猶人猥荷鴻造忝叨宮僚自顧不似惶恧靡安適承召牌冒昧出肅而離筵清切之地非臣猥闕之蹤所可玷汚則有時思之不覺惕然泚頽久而愈甚况當儲宮進學之日正

宜遴選勸講之任則臣之空疎其不可以一日居是職也決矣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亟賜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仍竊伏念 王世子春秋方富學問日進勸導之方一日爲急而近來停筵已踰累朔雖緣事勢之不獲已而院中諸臣相與聚首憂歎而已則臣愚竊以爲 聖明於此或未之思也今夫間巷士夫之愛其子則必擇師而教之多方而勸之不使一日廢也未嘗拘於些少事故而有無端廢學之時則其憂之也切勸之也誠可知也士夫之教子者不過占科第繼家聲所期望至淺鮮也然猶教之如此其

勤也 殿下之於世子則將委以 宗社生民之重而異日之存亡安危皆係於 世子之學不學則其重且大豈士大夫家教子之比而憂之之切勸之之誠反有所不及焉臣竊惜之臣雖愚昧豈不知 聖明亦於 世子之廢講未嘗不軫其憂念而特以拘忌之疾熾蔓京裏故過於畏慎不欲輕接外人而然也至於頃者稟講之時以待更教爲之爲 教而今已經月訖無指揮則臣於此尤不能無惑焉夫以私家之稍有力勢者爲其子勸學而苟有此等難便事故則必當曲爲變通斷無久廢其業之理也蓋以至誠

所在勸之靡不用極故也况 殿下以萬乘之富其於 世子之廢講苟容人力可圖則何所不可而終無變通之舉竊恐 殿下於此事因循任他未肯加之意而然也臣所謂可容人力變通者使官僚預為宿齋直所過十日之後進講則拘忌犯染之患非所慮也猶以宿齋之不久為慮則精揀朝臣之文學博洽者三四人除授官僚俾勿擬望三司亦不移除他職做史局下番之規長番闕中不許出入姑罷輪直之式嚴其宿齋之法以限拘忌乾淨之前且於進講之時不必待賓客備員如平常之時而只使上下番

久於宿齋者叅講上下番之中或有疾病事故未免出入外間則又使其中無故不出入者一人進講雖不具員不猶愈於廢講乎又以逐日開講為重難則間日開講間日猶難則或間二三日或間四五日雖日間斷猶勝全廢臣竊念 世子雖深處于內不得不與宦寺相接既使官僚長番之後則其宿齋之嚴與宦寺無異而於宦寺則接之於官僚則不接決無是理矣如以官僚長番之苦為難宿齋之或不能謹慎為慮則此甚不然今之史官入直者或至有三四年之久為官僚者均是臣子何敢有一毫厭憚之心

乎拘忌乾淨遲速之期雖難預知而遠不過半年則豈有憚半年長番之苦而忍使世子日月將就之業中道而輟之乎且世子之拘忌乃是舉國臣子之所共憂則官僚之宿齋進講者苟有人心安敢有不謹慎之事乎誠使宿齋之規如臣所陳則拘忌之患保無萬一之慮而殿下猶以事係變通爲難而不恤世子廢講之久則非臣愚之所敢知也且念景賢堂講所頗似淺外世子出臨之時亦有所妨改設講筵於深處別室則尤爲便好而更無可慮之事矣殿下猶以拘忌爲慮遲疑於臣言則臣固知

惟疾之憂出於聖上止慈之至情而只緣過憂之故而不念講學之失時則臣不知其可也雖然殿下若終不許開講則臣更以溫繹舊學之說爲獻焉臣聞荀卿曰誦數而貫之說者謂誦數云者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之謂也朱熹曰讀書之法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浹洽可也又曰讀多自然曉蓋聖賢之學皆以多讀成誦爲要故讀愈多而效愈深則文學之長進義理之通曉莫不由於多讀而致之也竊伏聞世子曾讀小學通鑑等書而歲月已久聖質雖極聰明或不無遺忘之處况小

學最切於講學非他書之比尤宜倍加讀誦通鑑則
卷帙稍多勢難遍誦擇其中如賈誼鼂錯上疏及董
仲舒策諸葛亮出師表崔寔政論等文最關於治道
者讀至累數百遍常常暗誦則於中庸溫故之功論
語時習之訓庶或不遠而逐日讀誦嚴立程課則雖
不開講而其功效亦不異於開講之益矣然而九重
深邃內外嚴截課程勤逸有非外臣所可與知則惟
在 聖上身教之如何耳臣伏見宋史稱理皇家教
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叅
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帝問

今日講何經太子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帝爲之
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以爲
常云臣未知 殿下之於 世子亦有此等教訓耶
俗謂勸子讀書難於自讀此言雖俚可謂善喻除非
聖上躬自檢督如理皇之爲則臣所云程課之說
亦恐爲文具之歸也惟 殿下留意焉臣又願 世
子每日以溫習程課書示入直之官進讀之書或有
遺忘及義理疑難之處亦以書辭降問於入直之官
使之解釋回達則無拘忌觸染之慮有著實下功之
益而庶不至如今外內邈然全無交涉之患矣臣又

有所慨然者伏見 殿下每於羣下章疏論時務得失則輒下廟堂時有採施之事而至於 世子講學之事其輕重非區區時務之比而頃年官僚尹元舉鄭維岳趙遠期等三臣所陳疏辭皆言 世子講學之方而縷縷數千餘言徒作公車故紙反不及閑漫時務之疏其中所謂頻召官僚論難講究略煩儀通情義等說尤爲可用而自 上未有採施之實 世子終無踐行之事臣竊恠之不覺慙然無乃以 世子年歲幼冲接見講論等事爲太早計而然耶抑 世子之講學雖重而終不及於時務之切急而然耶

臣未曉 聖意之所居也臣忝叨以來亦過二十餘日而未嘗一叅講席瞻望顏色徒守直廬虛糜寵榮則臣不勝媿悚憂懼之至茲敢冒昧萬死一陳愚悃然臣之所欲言者三臣疏中已先言之而猶不見用則臣言之獨見採可誠不可必故書成復毀至于再三累日趑趄終不忍浪嘿卒言之請取臣章 明示發落言可採採之言不可採斥之無更如三臣之疏徒賜 優答而漫無可否則臣不勝大願臣新進樸愚不識忌諱狂妄倨肆言不知裁惟 聖上遞斥臣職以治忤犯之罪財幸臣言以察輸寫之誠千萬幸

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職在春坊敷陳教誨之方勲懇之意
余用嘉之仍傳曰輪回替番而閭閻不淨入直過
四五日後入侍事分付

請卒哭前開筵兼進冲年龜鑑疏甲寅

伏以恭惟大行大王以至仁御邦八路生靈涵濡
聖澤十有六年一朝厭世奄棄羣臣舉國臣民
無不奔走悲號叫叩天地而莫之逮也則今日在廷
之臣孰不欲竭忠於殿下以答先王之大恩而
顧臣庸駑最居人下先王猥置之侍從之列臣常

感激未有所報而遽遭攀髯之慟崩迫之忱自倍
他人况臣曾忝宮僚獲事殿下於春官叨陪講筵
殆過半年殿下不以臣固陋寡聞咨訪經義數賜
從容偏荷眷知恒切媿懼乃於嗣服之初首除
憲職又授騎省旬日之間榮耀已極臣受恩稠疊
圖報無階思以狂瞽之說仰裨新化之萬一而自
惟辭拙計迂不足以充備選采而區區憂愛之誠終
不能自己冒死陳之惟聖明留神焉臣伏睹殿下
冲年嗣位聖質英明動遵禮法罔有過差哭泣
之哀辭旨之戚有足以感動臣隣而至於設施注措

之間俱合事宜大慰斯民之望則中外相賀翕然驚服咨嗟太息一口相詫曰 聖主作興太平庶幾以至田野遐遠之氓亦莫不欣然傳說舉有少須臾無死之望蓋 國家當此艱虞之極奄失 先王舉國之人皇皇瞿瞿如赤子之失乳如大川之失楫靡定靡依而又况 殿下以冲弱之質煢煢在疚故人情不能無疑懼之慮乃能於旬月之內使良心大定邦本永固則此實東方萬世無疆之幸而非 聖上德過於周成明踰於漢昭其何能以致此也雖然臣於此不能無過憂者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

天下之事非有初之難能有終之難也竊念 殿下天資雖美學問之功尚淺春秋方富更練之事未多然則今日譬如水之未波鑑之未塵靜而未動有孚顯若之時也且方詢訪大臣虛已以聽專斷之事不甚多則致此無瑕之盛譽亦或易矣而若夫時月漸久萬機至煩而學力未充倦怠易乘則警惕之心未必保其持久不變應物之明亦未必保其每事當理而有始無終望實俱損則人心去就向背之機 宗社安危存亡之兆皆決於此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伏願 殿下兢兢業業孜孜勉勉加意於講學讀書

之功以爲進德慎修之本幸甚嗚呼今日邦內之憂固已不可勝言內而朝著潰裂外而邊圉多釁大而生民之困瘁小而時政之弊瘼無非可憂之端可言之事而臣不暇憂亦不暇言而唯以 殿下之講學爲大憂而先言之者誠以事有緩急先後之序也何以言之 殿下之聖學誠進則向所謂數者之弊特一措置中事而皆不足憂也 殿下之聖學不進則雖日區區於數弊之末而無益於危亂之歸也是何異於理絲而不治其統提裘而不挈其領也噫自古及今爲人君者未有倥倥然無學術而能做鴻熙之

治則 殿下可不惕然念之哉臣聞學問之道以豫爲貴凡人幼稚之時情竇未開意思靜一故專於爲學其功必倍及其稍長則嗜欲妨之事務奪之雖欲自勉扞格難入况在帝王尤異常人一身萬機應接汗漫治事之時多而讀書之時少若不趁其幼冲之時汲汲講學則必有後時失學之嘆宋講官范祖禹所謂聖質日長數年之後講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者亦此意也然則今日誠 殿下難得易失之時也豈可以方在卒哭之前爲解而專廢講學讀書之事也臣謹按曲禮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復常讀

樂章朱熹又於家禮註之曰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
蓋古之君子以講學讀書爲急而終不以哭泣哀戚
之故而有所暫輟則未葬前不廢讀書之義於此益
可見矣昔朱熹年十四遭其父喪從其師劉子翬讀
書於屏山自世俗觀之孰不以離遠喪次負笈從師
爲非禮也哉而朱子之意豈不以幼年失學爲急而
勤於學問不墜其先人之業爲孝之大者而然也臣
又考於本朝故事 明宗大王當 仁廟初喪有先
正臣李彥迪等議請開 筵事竟施行語在彥迪文
集中 宣祖大王於 明廟初喪亦御 經筵語在

先正臣李珥所著書中而多有贊美之辭古之善居
喪者宜莫如朱熹而乃於衰經之中從師讀書以
明宣兩廟之誠孝出天卓冠前古而尚開 經筵於
啓 殯之前則亦豈非禮而爲之哉其時講官李彥
迪李珥亦皆近世大儒若使開 筵果爲非禮則必
當諫止而非徒不爲諫止反有勸請贊歎之事我朝
祖宗古今儒賢皆不以初喪講讀爲嫌則卽今開
講允合禮義其理曉然斷無可疑而臣伏見頃日諫
院劄子略陳卒哭前開講之意而 聖批乃以人子
罔極之中豈忍爲哉爲 教臣於此益見 聖上孝

思無窮悲哀過節雖於講讀之事亦有不忍爲之心則曾閔之孝何以加此凡在羣下孰不感歎雖然竊恐殿下於此蔽於哀痛之至情或有所未能盡燭其理而然也夫帝王之孝以修己治人保安宗社爲大而不但在於哭泣哀戚之間而已也修己治人之道舍講讀則無他焉爲人君者豈可只事哀戚而蹙忽於講讀之事也然而至於詩經樂章咏誦之文誠有所不忍爲之事矣如庸學等書則皆從禮記篇中出來而正符居喪讀禮之訓况前日進講論語之書皆是克己復禮之要而亦不外於讀禮之義時與儒

臣從容論難於筵席之上則亦與常時引接臣僚酬應公事之類無異焉有何不忍爲之事乎且念三代以降時勢有異故帝王居喪之節已不能遵亮陰不言之禮而衡石簿書之決無異平日而獨於講讀之事諉之以不忍爲之事而姑欲廢閣則臣未知其可也蓋人君初政必以頻御經筵爲第一美事四方觀瞻皆以此卜其污隆而卒哭前開筵已成我朝祖宗已行之規故玉堂頃已微發其端諫院旋又明有所陳而中外臣民舉皆喁喁然望之曰我殿下必當踵明廟宣廟之事而不日進講矣今

已踰月寥寥無聞未嘗一接儒臣一開講筵則臣民
愚惑之見不識 殿下哀慕罔極不忍開 筵之本
意乃疑 殿下好學之誠或不及於 明宣兩廟而
悵然失望則此亦非細事也今春 仁宣王后初喪
講院有稟講之舉而大臣有以先正臣金尚憲已丑
獻議援例停止者尚憲之議蓋爲 世子而發非爲
大朝而言也蓋在春宮之時則講學之日長因喪
停講或無不可至於 臨御之後則爲學最急與儲
貳之時大有不同若使尚憲獻議於 臨御之時則
卒哭前開講之事必從彥迪珥之議而無異同也明

矣大抵人君爲政不本於學問雖間有善政譬猶水
之無源木之無根終不能耐久亦未必盡合於理臣
伏見 殿下近來盛德美政指不勝屈遠近悅服想
望治平而然臣猶以爲憂者尚慮 聖學未及充養
恐未能副此靳望之殷也尤宜及時 懋學以滋其
源以培其根然後令譽能有終始而善治可保長久
也然則 殿下講學之事分陰可惜一刻爲急而或
者以爲初喪講學終涉未安 啓殯之期只隔數月
徐待成事已經之後從容開講尚未晚也云爾則此
非但不識事理全昧禮經之言而殆亦祖述 祖宗

不足法之說之類也是假托非禮之禮導君上以簡便偷安之習而非所以納吾君於大孝之域者也其無愛君憂國之心亦可知矣雖然卽今嚴廬哭泣之中山陵多事之時加以聖上哀毀過禮玉候不能如常則其勢決不可以嚴立課程逐日講讀如在春宮之時也亦不可備禮開筵如常日之儀也臣願減殺經筵儀注改名以召對以寓異於平時之意至於開講之規不必拘迫定限只看聖上氣力或間一日或間二三日隨時開講講時亦不須背誦姑爲臨講務令優游寬舒則旣不悖於禮法又不

妨於攝養而凡在瞻聆孰不欽仰聖上好學之誠也又念殿下哀慕方切至性難強終以開講讀誦有所持難則臣於此又有一說玉堂入直之官無時接見使之進讀聖賢之書論難經義互相答問而殿下坐而聽之則雖不躬自讀誦矻矻勤苦而神思智慮自有啓發增長之益而與其獨處深宮只對宦侍不可同日而語也惟聖明留意焉臣又見李珣書中記宣祖大王卽位之初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官學未博者多憚於入侍朴淳入侍後出語人曰瞻上玉容真英明之主也卒哭前御經

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羣臣頗疑闕略卒哭後則反覆辨論出人意表是行倚廬不言之禮而羣臣不解 上意耳臣每見此說仰惟 宣祖天資之高學問之懿迥出百王而宜其燕翼貽謨之烈至今未艾也古語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臣願 殿下仰法 宣祖所行之事以爲今日筵席之範則豈不休哉 臣尚記今春入侍書筵進講論語讀至一貫章臣仰稟大義則 殿下有以一心貫萬事之 教臣不覺悚然欽歎不料 聖學所造乃至於此也不惟大哉之言簡而不煩乃以未滿志學之冲年已能深契曰

唯之與旨始知大聖人生知之資有非凡常之質所可倫擬也竊喜其時向學方勤日月將就如泉始達如火始燃以爲不日將到高明廣大之域矣不幸近來連遭大戚廢講頗久臣不勝惓惓之憂而所以敢進趨速開講之說者也又記去冬適有拘忌停講之事臣冒死陳疏仍獻宿齋 進講之策則 大行大王特賜溫批過加獎諭仍別 降傳教卽令施行臣嘗感歎 先王爲 殿下勸學之誠無所不用其極也臣竊以此度之 先王在天之靈想必憂惱於今日廢講之久則 殿下尤不可不勉抑至哀強進學

問仰體 先王平日之意也臣言之及此不覺伏地
嗚咽臣又竊不自揆僭妄輒敢哀集古今賢臣勸導
冲年帝王之語切於今日之事者名之曰冲年龜鑑
編成册子淨寫投進倘 垂乙覽深味前言則其於
成就 聖學之功或不無萬一之助而臣之區區芹
曝之忱亦得以少伸矣伏乞 聖慈恕其愚而察其
誠寬其罪而哀其忠不勝幸甚臣無任惶隕激切屏
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爾之愛君憂國之誠予庸嘉嘆所進
册子可不置諸左右而觀覽焉

備忘記曰今下馬粧一部兵曹佐郎趙宗著處賜給
以表予意

宰淮陽時請糴減稅疏 戊辰

伏以臣病伏田間跡謝朝行不意昨歲誤蒙 恩數
授以一郡臣妄以爲報效之道初無內外之殊而猥
以衰癯之賤質或展糜粉之至願赴官視篆今至半
年而不幸是邑連值凶荒饑饉流離之慘在去冬而
已極死亡夭札之禍至今春而尤甚臣之以此報于
道臣者亦已詳矣而臣亦曾輟侍從來守下邑目見
闔境之良胥於死亡而無一言仰達 宸旒殊非

聖上特昇郡寄之盛意故臣忘其僭越謹將府民飢
死之狀及時調救之策條列而陳之伏乞 聖明留
神而垂察焉臣於上年九月十七日始到任所纔過
兩月始聞嵐谷面人良得病暴死云臣始聞之以爲
偶然如是耳及今十二月間此說漸盛人人傳言嵐
谷則得病一二日輒死云云俄而得病飢死之民遍
滿一境府內初北四東長水入五面死者一體同然
而嵐谷最甚者於五面之中嵐谷凶荒特甚故也自
上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念前死者至於一千九十
五名之多故臣已報于道臣而卽今方痛將死者亦

不下數十百人則大命近止載胥及溺之語不足以
喻此而非但爲本邑莫大之變抑亦爲 國家無前
之災矣推原厥故蓋亦有由丙寅八月初七日積雪
獨下於淮陽境內盈尺有餘而通川歙谷平康金城
皆爲本邑接界之地而點雪不下則八月初旬之雪
無論本府變異之大者而八月初旬百穀茂盛方長
之時尺雪兢凌累日不消故黍粟豆太盡爲枯死而
丙寅則本府獨爲凶年而通川歙谷金城平康比淮
陽則稍豐加以上年水災之慘最甚於嶺西諸邑兩
年凶荒百倍於庚辛之慘而說者謂得病一二日暴

死則近於恠疾而臣則以謂飢餓疲蕭之際骨髓盡空而疾病易乘故得疾一二日而死不是恠事而其中或有飽煖者則箇箇無病不死死者皆是飢困之民則飢餓致死之外別無他症明矣大抵峽中連歲饑饉之餘徃徃多有暴死之症或傳通欵等官亦有此疾云故臣送人探問則間間有暴死者而今且止息未有如淮陽之死者已踰千人之多而不為寢息愈徃而愈甚者也臣竊念此邑關東最窮處也土地磽瘠風氣寒凜絕無水畚而所謂火田之類多在山岡高峻處如遇霜雪水滯則被災輒酷於他邑此則

舉國之所共知也大凡遇災之邑或有前歲之餘儲或有水路之可通則容或有拮据資益之道而本府則連歲荐饑既無儲峙之穀僻處嶺峽又絕船運之路且無旁近之邑稍有豐羨而可以波及者故場市之間米穀絕無如有貿若干升斗之穀者則必走京市民間赤立之狀於此可以驗矣本府所儲糶穀元數些少欲活此數萬飢民則比如車薪杯水其勢末由苟不得四五百斛之穀物則一境之民將無以賑活而必立視其死矣此不但微臣臨蒞之憂也亦聖上所當惕慮焦憂思所以濟活者也如以京倉賑

米四五百斛依移轉例畫給本邑則五六日程運輸雖艱而民皆急於救死爭先取來而必不以擔運之勞爲苦矣曾在壬子年間金化縣被災最甚自朝家特給京倉米五百石救活則此亦前例之可據者也金化則當辛亥大侵之後值京倉板蕩之餘朝家尚能救之今此淮陽比之於當時之金化則凶歎之慘不啻萬倍而朝家儲畜之板蕩比之辛亥則亦有間矣天獨降災於淮陽一境之內死亡者已踰千人而飢餓致死尚且未已則殿下豈惜四五百石之米以救之耶且本邑大同田米僅一百十八石

零而一邑之內半爲鬼錄之地則捧之於何處何人乎殿下特令蕩減則大善如不得蕩減則姑勿微捧而待秋收納則一邑之民亦蒙大惠矣臣曾於甲寅年間聖上嗣服之初臣待罪薇垣適見其時畿甸之凶歎敢以愚見陳論蠲免之策自上特賜允可命減春秋大同至於數萬餘石之多邦畿根本之良至今生活者實賴殿下之此舉也數萬石之大同尚且蠲減於初年百餘石之大同何至靳惜於今日乎卽今淮良之急十倍於甲寅之畿民則臣何敢以職殊內外有懷不言而以殿下之同仁一

視之德亦豈以民之遠近有所輕重而莫之揀哉且臣伏見朱熹在南康時上章孝宗乞蠲星子租稅曰此事須斷自上意若與有司議之則必恤其經費而有計較吝惜之心至哉言乎 殿下亦於此事必須斷自 聖心方得合宜蓋重大之事則亦須與 廟堂相議然後鮮有敗事此等些少移轉數百石穀物及蠲減百餘石大同何必議于有司之臣而後乃決之哉若使 殿下親見千人飢死之狀則必將投箸而急救之不暇矣伏乞 聖明特加哀憐而採施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關東饑饉比他最酷而淮民之遘厲暴死者前後相續慘怛之心庸有極乎本邑大同田米特爲蕩減以示軫恤之意而穀物移轉事令廟堂赴卽稟處焉

代淮陽儒生請罷司饗院柴場張淑媛房折受
疏

伏以臣等跼伏窮峽無所知曉而第於本府之事猶有耳聞而目睹者試言其槩伏願 殿下垂察焉竊惟本府介在楸鐵兩嶺之底爲北路咽喉要衝之地故自勝國之初合和川水入長楊嵐谷四縣而爲府

置防禦使以禦北狄高麗顯宗時靺鞨來侵本府義
館嶺山神有驅鼠齧弓之語德津堂江神有渙水沒
胡之功因此勝捷陞州爲牧自勝國至于今日載於
祀典春秋 降香不衰也至本朝 太宗朝例爲都
護府至 世祖朝置鎮而管鐵原平康金城金化安
峽狼川伊川楊口而屬之其安邊固圉之意至深遠
也逮至 先王初年辛丑明禮宮折受設屯於長水
入面其時臺官言其關防重地非官家設屯之處
先王卽時罷之 殿下初年乙卯淑安公主房折受
設屯於長水入面明安公主房又爲設屯於水入面

而因監司粘移於吏曹及本司而罷之守禦廳設屯
於嵐谷經營三載幾爲成緒本府儒生金鏘等上疏
請罷而又因臺 啓罷之最後新生公主房戊午年
間折受設屯於四東面而道臣 啓聞而罷之今此
司養院上年秋間折受柴場於水入面卽淑安明安
等官折受之舊地也第厨院官吏往來之時叫囂乎
東西墮突乎南北一邑生民困弊之端固已不可勝
言而今者復有張淑媛房折受於四東面一百里之
事又出矣淮陽一邑只惟五百府內也初北也嵐谷
也四東也水入也長楊也五百之中四東最大水入

次之府內初北嵐谷則最小而淮陽僅二百四十里而四東一百里水入七十里府內初北嵐谷合爲七十里水入四東盡入於厨院官家則淮陽只餘府內初北嵐谷七十里之地而水入四東田土稍勝人良稍多府內初北嵐谷田土瘠薄人良稀小則淮陽特一土瘠人稀之衿果川也置縣尚爲不足况敢望其爲府治耶加以上年八月獨淮陽一境下雪黍粟豆太全數枯死淮陽獨爲凶年而今歲則水災之慘比他郡尤酷兩年凶歉百倍於庚辛之慘而應定徭役之外別卜定白清黃清石蕈松蕈真蕈生雉乾雉

生獐熊脂人參山獼猴榛子栢子五味子等物及北路往來使客支供各樣進上夫馬七處烽燧兩站擺撥之役勢將盡責之於七十里土瘠人稀之地則民不堪命勢必盡爲渙散而後已元民旣小而流民盡入於厨院官家則凡使客支供及烽燧擺撥之役役使何民而責應乎此最弊端之大段悶迫事也况此張淑媛房折受四東面之地平田則盡入於癸卯量案至於山火加耕之田流民等亦且執耕歲久隨起隨稅以休地力傳子傳孫俱有文記而寸土元無無主陳荒之田則其在爲民父母之道豈宜強奪民

田以給官家厚招良然而自壞其關防之邑耶且聞楊口白土新出而厨院奉御之器有不可廢而傍邑柴場之設在所不已云則楊口近處僻邑甚多何郡不可而必於淮陽路邊關防之地耶臣等竊伏聞之古語曰王者不食言癸亥七月十三日大臣備局堂上入侍時因戶曹判書鄭載嵩所啓有各衙門諸官家壬子以後折受柴場及田畝並皆革罷之教頒之中外故田野小民欣欣相告以爲太平可幾德音如昨而曾未四五年厨院官家之柴場火田並爲折受於北路關防之淮陽何也此實臣等之所未

可曉也 先王特罷明禮官折受之事者爲慮北路關防之至意而 殿下又於幼冲之時能罷淑安明安新生三公主之折受又能罷守禦廳之設屯則克體 祖宗安邊之志能遵 先王固圉之意非但一邑生良感 殿下深念本邑之殘弊擺脫戚畹之私情而舉國之良咸仰 殿下之聖德深服 殿下之乾斷皆以爲曲恤關防之地而三代克詰之治庶幾可望今 殿下卽位日久義理明熟施爲注措之間無不合宜獨於此舉拘於肥甘之養牽於寵私之情乃有是事抑獨何哉 殿下不知北路關防曲折而

然也則猶或可也若 殿下明知曲折而猶爲是舉
則臣等無復可望於 聖明之世也蓋臣等裹糧千
里來訴 闕門之外者淮陽一百七十里之地盡入
於厠院官家而只餘七十里之地獨應繁多之役則
與其死於毒賦煩歛之中寧死於 殿下闕門之外
故敢陳達焉請罷司饗院折受柴場七庫七十里及
張淑媛房折受火田十一庫一百里等地克遵 祖
宗以固鐵嶺咽喉之地 先王以完北路關防之志
不勝幸甚

南岳集卷五

南岳集卷六

墓碣

有明朝鮮國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金公墓碣

銘 乙丑

宗著贅於金而不及岳丈生時竊聞公之執友及諸
長老之言則咸稱公君子之明夫者云公諱恭基字
亨叔貫安東 贈吏曹叅判諱公亮禮曹叅判弘文
提學號寓菴諱澍 贈刑曹佐郎諱正男文科通政
長興府使諱熹文僉知鳳之女太原安氏公之高曾
祖考妣也公生萬曆壬寅而天啓甲子丁卯公之大

南岳集卷六
小科之歲也祥雲察訪禮兵正佐正言持平掌令弼善宗簿正泰仁縣靈光郡公之履歷也丙戌正月初七日卒于靈光返葬于驪州先塋負丙之原公居家篤於孝友蒞邑一於清白於產業財利淡如也素性剛明宜於方面闡臬之任而用不究才天奪之壽慟哉初娶海平尹氏僉知陞之女月汀根壽之孫也賢有婦道男鎬正郎女適縣監俞夏震再娶南陽洪氏僉正命顯之女有女士之風治家嚴肅撫孤有鳴鳩之慈後公三十二歲而沒與前淑人祔葬公之兆合爲一塋男鏗進士女長適宗著次適掌令安圭次適

叅奉卞搏次適進士許琬鎬娶通德郎李汝柱女生聖淵聖源俱武科鏗娶文學崔後胤女生聖沉聖沆聖渙女二幼俞生處重縣監載重得重宗著生儀徵文科都事儀鳳儀祥安生重弼重翊卞生東亮許生溥滄銘曰

剛而不至於許君子之剛乎明而不至於察君子之明乎壽雖不永遺慶則長

墓誌

有明朝鮮國 贈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行
通訓大夫弘文館應教崔公墓誌銘

亡友崔君諱後尚系全州高麗檢校神虎衛上將軍
純爵之後曾祖諱秀俊 贈左贊成祖諱起南有名
當世歷清顯通政永興府使 贈領議政考諱鳴吉
以靖社勲封完城府院君官領議政謚文忠公丙子
有再造功兆良賴之文章勲業蓋一世云妣陽川許
氏宗廟令隣之女崇禎辛未生君甲午進士甲辰大
科選槐院薦史局歷檢閱待教奉教陞典籍除監察
出爲慶尚都事秩滿爲禮曹正郎拜持平兵曹佐郎
正言己酉除京畿都事至冬拜副修撰帶知製 教
諫院則正言者二司諫者二憲府則持平者十執義

者一玉堂則修撰者八校理者七應教者二講院則
輔德弼善宗簿則正甲寅以應教叅賓廳議禮之
啓無何時事大變謫授咸平縣監周年罷歸家食四
歲庚申四月復還舊班再爲應教司諫三拜執義間
爲濟用司僕掌樂正成均司成閏月叅會盟祭陞堂
上授承旨未幾收還以是年十一月卒于家 贈弘
文館副提學叅原從故也君天稟絕高而慈仁汎愛
見人唯恐傷之孝友之性天得而事兄如嚴父形體
弱小而度量恢弘榮辱得喪恬不爲意言笑諾諾而
至於義斷凜不可犯有溫而厲之風故於臨事毅然

不撓嚴於治家禮防斬然唯其畜於中者如此爲詩
文雖不自力而斤斤透悟臻於妙於事 君於朝廷
一以誠正咸近於自然而深痛朋比之私未嘗挾摘
人微瑕隱惡事有大關於朝政者不以權貴少假其
爲邑也毋論冰玉之潔不爲簿書米鹽屑屑之政而
良敬而信邑俗一變常有去後之思平居門絕雜賓
恬淡簡靜望之使鄙吝消落才敏足以經事功而處
之若拙地望足以領士林而守之以雌是非臧否瞭
然於胸中而退然若不出口少時嘗自慨然尚友古
人而間或好老莊不甚數數然也中年以後沉冥杯

酒疑若感發乎世故而深中寡言故涵狎如吾輩亦
不敢問焉則蓋莫得以識其微旨晚喜淵明樂天之
風悠然慕之然君氣象尊重安閑骨法清遠宜得壽
祿而壽僅五十官纔三品闕茸之徒年或眉壽位或
公相五福俱全者有之而以此才德没没而終世間
所謂福祿無一諧天乎人乎竟莫能測也夫人咸平
李氏咸陵府院君澣之女歸於君婦道甚備君晚有
側室得一男夫人撫愛之無異親狎人以爲難君歿
哭泣之節一如初喪宗黨莫不感歎竟不勝喪與君
合葬於先塋揚州天磨山負壬之原夫人無子以兄

子錫鼎爲後文科承旨側室男幼而與夫人并歿於君喪之練後餘禍何其酷歟承旨君以余於君情若同氣而生時有相傳之約故請誌於沉痾中嗚咽而銘之曰
古人稱資稟之純粹必曰叔度與叔稱文章之雅馴必曰靖節香山若君庶幾有黃呂之資而無遜於陶白之文雖其病不能自力以充其分量而存諸身者足以傳於後而不亡在君何傷

淑人朴氏墓誌已巳

宗著少從元鎮交而景仁尚髫指而謂曰猶子年雖

少可與語余旁睨之瑩瑩玉立而已從而語則爽然視其文則奇甚小選酒食徧饗座客元鎮因稱其嫂氏之賢種種曰有客則雖微物輒設此亦吾嫂之美德宜其有是子也凡人得他人稱美尚難而得一家稱美爲尤難故於是知景仁之有賢母也淑人朴氏密陽之朴於東方大姓甲乙故其系業之盛可略也考諱守弘文科慶州府尹妣延日鄭氏世居善山淑人生于天啓丙寅物于己未享年五十四十六歸于趙爲尚書之子鎮川縣監相抃之配趙公下世先淑人九歲故祔葬於忠原下省洞負子之原男長願

壽生員卽余所謂景仁文詞甚高駸駸作家不置科第而止不幸早物次祺壽少從余學而文甚奇厄於科次裕壽進士女長適主簿洪處宇次適士人黃鉉次適奉事吳遂一光命及適進士金鎮泰者願壽出也元命者命餘幼者祺壽出也九澤九夏及適生員金昌緝者洪出也子一人者黃出也淑人事尚書及姑睦夫人甚孝夫人素有令德常曰吾婦事事與吾意合又曰吾與此婦交相畏服每語諸婦曰汝輩之師也宗著所稱一家人稱美者始從元鎮而得之睦夫人之譽今因祺壽狀而得之信可徵也淑人處於

妯娌娉媼之間一以和氣絕無咕囁語言反唇相稽之事諸娉媼皆京輦巨閥往來有燁僕從娃麗事事便適而淑人則遠家單露四無依庇故晝夜唯備縫賃繡以爲奉養鞠育之資而以其贏餘兼爲夫子買書且女工手巧殊絕於人泚澠絲泉俱爲妙品故每一衣成比隣傳觀稱巧旁近裁衣及衣服之難成者歸之性本儉勤居恆衣不完彩居無求安早作夜處無少休息故吉凶有事率皆以身勞之一如已事事多待已以完子孫所致朋友雖貧必具酒食故余之初見景仁時酒食亦此類也貴義賤財厚施薄望故

宗黨隣里翕然稱之咸嘖嘖淑人之賢哲雖不學文而小學內訓烈女傳之類繙閱而服行故於一切世間難平事處之泰然以理自勝坦然無疑凡淑人細大行事雖在躬行君子猶難之而淑人行之無難色嗟呼福善禍淫之理昭不可誣而淑人服勤行義若此而景仁無祿祺壽兄弟尚未書名於黃紙則淑人生前身後無一好事天之報施善人者何如也天道不啻如是而已則前頭子孫有昌達華盛之慶早晚無疑也尚書公於先子金蘭故宗著得與元鎮兄弟交而視景仁及祺壽若弟姪雖在沉痾中淑人之誌

義不可辭遂爲之銘曰

旁有舅與姑之藏兮孰不曰尚書之婦有子不幸早夭而人傳其才且賢兮孰不曰景仁之母舅既賢舅而子又賢子兮此足以銘淑人之墓

教書

教江原監司崔寬書 丁巳

王若曰地稱回翔責既專於方面任重屏翰簡實在於予心宜宣弘猷庸副委寄惟卿清苦素著剛方自持踐敷華要論望不淺歷試州郡聲譽亦殷孔奮身處脂膏廉不潤屋下壺口舍瓦石忠以忘家曾按察

於海西守宰憚懾遠巡撫於湖右軍實修治連城解
綬於望風列壘變彩於不日惟其不畏乎強禦可謂
有用之全才睠彼嶺海重臬實是畿輔上游由原橫
平越而東山多于地自江襄通欵以北水拍於天只
有磽确之峽田唯見凋殘之海尺參苓之根漸稀良
力已竭於需索魚鼈之產絕貴上供亦患於艱難雖
遇年歲稍豐之時固不及於他道况其流徙無常之
戶反有多於元居必須撫而摩之庶免渙且散矣非
藉卿蘇殘之手孰慰 予憂民之心茲授卿云云益
勵爾忱克體 予意軍政雖難廢闕而不至爲擾民

之歸田賦或可徵輸而又念其損下之弊凡於號令
文報之際務存大綱至如物產封進之時毋事小苛
唯以安輯爲務要在斟酌而行區畫設施須從長筭
稟處裁斷並遵成規於戲再擬乃除揀拔之意有在
一心爲政報效之道宜思孟陽遊山雖非所憂於卿
者范滂攬轡是宜可取以法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上樑文

孤山書院上樑文

甲寅

在百行忠孝爲先可無矜式之舉惟兩賢風節莫尚
宜有揭虔之儀雙廟有巍多士所仰東峰先生稟氣

間世歎生不辰抱忠貞之質而當革除之時我心不可轉也舍禮樂之具而從竺乾之教余豈樂爲此哉昭日月崑泰山凜凜伯夷之節薄湯武非堯舜耿耿叔夜之心蓋出於扶倫而植彝豈可謂索隱而行恠舉世非之而不惑累千百年一人高風邈然而難攀亘億萬世獨立伴狂玩世雖過中庸絕類離倫早見大道託名空色寧著花雨之天玩心虛明可想梅月之夜萬休先生松孤竹勁鶴立鸞停以兩漢班馬之雄文有四科冉閔之至行追還正始文章有起衰之功傳寫都城紙墨致增貴之歎色養怡愉於扇枕孝

感神明血淚沾灑於松楸哀動州里霜嚴日烈立朝有名臣之稱檠苦水清治郡著循吏之績以端委之量而未施於廟廊以黼黻之文而不賁乎館閣雖歎生平之抹撥耐有身後之芬芳睠彼仙槎之鄉素稱靈瓊之境惟二先生之所棲遯實一邦人之所瞻依曾逃世紛住瓶錫於昔日夙遭家難留杖屨於當年或以節義喚醒末俗道殊龍井之辨才或以文學訓誨後生功邁衡南之子厚故就盤旋之地乃建尸祝之祠一邑同聲而共趨可見景慕之篤諸生不謀而並作亦由薰灸之深因休窩之舊基卽寓香火之所

傍聖窟之古寺倘有魂氣之來觀儒釋粹駁之名則
雖似有異論冰玉皎潔之操則未嘗不同惟其易地
則皆然是以同堂而並享天竺聳蓮花之色高標蓋
可想焉孤山訪寒梅之香舊迹猶有存者脩樑將舉
善頌具陳兒郎偉拋樑東孤臺蕭瑟石龍窅高名並
與東溟水萬古泐泐也不窮兒郎偉拋樑西往事雲
空山鳥啼葱嶺何曾參佛祖首陽端可友夷齊兒郎
偉拋樑南冬笋冰魚感至誠欲識先生洗心處酒泉
臺下水如藍兒郎偉拋樑北春水縈洄蒼玉壁翼翼
新祠底處尋一枝梅映千竿竹兒郎偉拋樑上一堂

桂酒澆神兩清風吹面月盈襟髣髴當年之氣像兒
郎偉拋樑下遐僻斐然興大雅並樹風聲鑄後人乃
知賢者如陶冶伏願上樑之後鄉俗重新士氣一變
企仰節孝師資之益既深砥礪名聲觀感之效不淺
蓋高賢英靈之未泯况警咳之親承而人士風義之
甚淳庶崇奉之莫怠文風由是而大振人才自此而
蔚興瞻棟宇兮長存與山河而永固

殿策

王若曰人材盛衰

壬子殿試二下

臣對臣嘗玩連山之繇繇之辭曰稊之萋萋君子修

思穉之煌煌君子律思蓋有修思律思之美而後乃
有莽莽煌煌之盛則以穉况人材善喻也臣噤唵草
鄙揣摩時宜思以此說貢之宸旒天門遠自進
無路彤墀今日清問此及臣敢金緘以孤玉音臣
伏讀聖策自人材盛衰止一何至此歟臣一見决
矣聖人言也臣竊惟拔茅貞吉而恭焉匪人不利而
否焉是以才苟盛焉則回泰指掌才苟乏焉則衰否
響至人材關世運之說詎不信然是故寤寐豪英而
詰王得之夷于左股而凡主忽焉爲人上者可不審
其用舍哉雖然支厦之木唯鄧林養之瑞世之英唯

賢辟儲焉不有以養之孰能採之不有以儲之孰能
用之是以上必有濬哲之修而後下乃有師師之美
君必有徽柔之修而後士乃有濟濟之盛伏願聖
上盍修身臣謹稽于古勛華褫禪元凱登庸而垂衣
至治歛衽無間三正迭代一揆前後賢聖之佐於斯
爲盛槩而論之則伯益弼夏阿衡隸商而巫陟巨擘
畢召比肩則或聖或賢何優何劣隆準龍興椽主尸
功虬鬚創業房謀杜斷香孩致治一韓一范則乘其
運之泰也而遇主于巷計用言從則其泰也非獨六
臣之賢也諸葛精忠伯仲伊呂而星墜五丈漢祀不

血陸贄凱切儘是王佐而奉天孤城蓼莪無根天祥
大義隻手扶天而金戈一廢柴市碧血則值其運之
否也而有臣無君才不克展則其否也實非三臣之
過也伏願 殿下鑑戒往轍察其君修不修之實鏡
考前代驗其臣才不才之迹臣伏讀 聖策自惟我
祖宗止其道何由臣有首以稽無喙可容於戲古我
先王馭時之亨撫運之泰儲其德徼福我 邦家養
其才以遺我後人惟 嗣王克聖克哲灼知灼見
苑養我人材牖造我譽髦則思皇之盛拭目睹矣願賢
之懿翹足企矣世道澆漓人物渺然漢世循良屢下

之鳳未聞唐朝緘嘿立仗之馬無聲文無黼黻之手
武乏瓜牙之才以至星史瑣技管蒯小藝皆讓頭於
往時則何意作人之盛世發此乏才之浩歎耶臣未
知 殿下之作成不及 祖宗而然耶抑未知時運
漸否人材隨之而然耶宜 殿下玉色不怡金章下
詢而倥倥小臣俵俵寡聞其何敢唐突開陳以黷
天聰乎雖然臣嘗聞之古人君之於臣也的也上之
於下也範也主聖則臣賢上好則下甚故未有君好
修於上而臣不興於下也是以二帝有兢兢業業之
修而臯夔稷契之佐興焉三王有孜孜慄慄之修而

伯益伊呂之賢作焉有漢高而後有蕭曹有唐宗而後有房杜有宋仁而後有韓范則茲豈非人君修身回泰之明驗而諸葛之才陸贄之賢天祥之忠竟無傾否之功者實由於後主德宗帝昺之無修身之實而致此也則竊恐 殿下於修身上欠工夫而然歟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至也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應者也今日之人材之不作若此則 殿下之身果修乎否運之難回如是則 殿下之德果修乎伏願 殿下進修實德反之聖躬予以作人于

以儲才人材之不興則曰予身之未修也泰運之未來則曰吾德之未修也修此身而振民修此德而育才則將見郡邑報龔黃之政臺閣有史汲之直南金東箭文貯蔚興之盛北門西關武騁抵掌之勇才不借於異代自足供於一世矣於戲始否終泰此其時矣先咷後笑尚可勉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予將親覽焉臣仰瞻瑤階敬佩玉聲臣聞貌言華也苦言藥也臣請以苦言尾之伏願 聖慈少霽鈇鉞之威暫側 絃纊之聽昔師曠論齊桓之功譬之以五味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

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功也執斯言以觀之雖有人材君不用之則與無材何間焉今奉 聖教惓惓於人材而竊觀今日虞旌虛招喪第有歎則嵌巖之賢遠矣雷威震疊羣下失七則臺閣之言噤矣是 殿下口有求才之言而心無用才之實反不如功利之齊桓臣竊惜之臣愚忠所激言不知裁惟 聖明察其忠而恕其狂臣謹對

執策

問要務 庚子 漢城試 三上

對愚嘗鑽屈轂瓠奚知務錯六州鐵奚知要今執事舉務而要在其中提要而務亦不外宜愚之答是問之難也吁字內芬如莫非事務而散而如沙各有眼目要字是也是故務之當先在於知要而務得其要則如貫索之蛛綴目之綱而事半功倍不得其要則如無星之秤沒字之碑而勞而無功是以垂拱無爲而詰王得之叢脞摘直而凡主昧焉爲人辟者可不審厥要哉嗚呼務而不要不可謂務要而非務無所擇要要因於務務本於要一駢一蚤相爲終始然而求務之務不外於要而尋要之要更在甚處噫事務

雖夥而心爲主宰欲究其要實在於心然則要爲務中之務而心爲要中之要乎吁惟精惟一堯舜相傳三代承之一揆較若則其務其要鬼乎盛矣而皆襲秦故之漢家法不正之唐委靡不競之宋其爲務其爲要不足道不足聞則何必譔譔於汲古之舌也素車東轅青丘丕變而三仁之一八條是先惟雞惟鴨濟介其間而一蠻一蠲爲魚爲肉龍孫一劍手摑三韓或務或要五百餘春而所謂務所謂要干戈而已竺乾而已曷足稱哉惟我 國家則不然 太祖創之 列聖守焉度時之勢炳物之情法古爲務而經

國作猶恐未要而續錄創 世宗一着高出百王而光廟述志嬾于 列祖其務唐虞其要三代而逮我聖明又有大焉遠承 太祖之丕基近受 寧考之遺訓位以羣賢布以俊傑務 列聖之務要 先王之要而慨然以革弊揀世爲急務大要則宜其務得其務要得其要施措得宜斐然向治而齊綱日弛曾俗漸淪菁莪壞而周庠教卑部伍虛而唐籍掛白任土之貢雖損而蒼生之眉猶察發棠之惠雖渥而赤子之飢難飽里正裹頭斃蠲其徵而其政也姑息瓜蔓村墟不罷其抄而其事也因循以至歲歉而公私

竭市屈而物價踊窳之氓子遺有歎而巧匠之手袖而無策謂 聖朝不得事務之要則誣也謂關於氣數而不容人力則惑也端究厥由其咎安從吁人主一心萬化根柢而堂下審陰瑄中測影則意者必於心術之要有所欠闕而然歟能使方寸之間正大光明直與上帝唯諾可否則向所謂事務之要不啻糠粃而不待抖擻鑿鑿肯綮矣何況於瑣瑣之弊瘼乎噫心既正焉則揀之而得其務藥之而易爲要何憚不爲而直爲此凜凜也嗚呼時務之要雖在正心而知要而行亦由得人務不能自務由人而務要不

能自要因人而要故夫子曰人存政舉知乎此則其國家可得而理矣倘以爲可轉而 上聞幸甚謹對

問津濟 漢城試

對執事先生駢進白紛黃口之士而儼然問之曰津濟之有關於國若是其重且大歟愚對曰然夫有津則有濟理也是以泝彼爰制蒸徒以濟濟之得其道則穰穰來熙熙徃而風教敷濟之失其道則去者闕來者滯而政化局其流之弊至於舟楫致闕胥溺有患則病於治道豈淺鮮哉然則觀其廢不廢而徵其亡不亡者非卮言也如欲患衣帶之限而備襦袂之

戒則莫若盡其道其道奚曰仁政玄古之始革革于
于至老死不相往來則固無事於津也濟也而暨軒
后刻之而不通濟神禹導之而無涯涉梁于涓其惟
文王會於孟可想周后洙泗大聖沮溺妄譏溱洧小
惠鄒賢宜貶孝女擊楫而訟寃孺子刺舟而脫禍濟
川無具浩然詩橫渡有嘆萊公作橫江風波白也寓
興瀧頭答問昌黎自嘲噫膠膠羣生逐逐四方之江
之海載浮載沉生與死係之則周禮掌涂爲此而設
乎嗚呼帝哉今日之爲制也豈唯背於古先聖王之
道而已並與 祖宗之制而廢之招招之喚絕於古

渡而津法壞泛泛之航斷於河廣而舟制墜以至指
掬爭舟身捐胥溺者比比也於是復經國之制飭有
司之官船有賃而田有位承于江而夫于津則宜若
可矣而長年之輩寅緣爲奸濡首之患尚猶未免然
則今之患政坐於仁政之不行歟今若行之以仁而
及於政導之以政而必於仁則仁之所孚而古制復
政之所暨而津法修將見坦道孟津而涓勺黃河矣
所謂渡之鬻溺之哀不必概而論也不此之修而竊
竊於津濟之間則是何異於刻舟而求劍也嗚呼今
之國勢譬如瞿塘漫天虎鬚揚波而縱一葉於其間

歸州無策最能束手而猶且盤辟容與於盤渦激漩之中自以爲安正如溺人猶笑者也夫凡濟危之道必也濟之以人故商以傳說濟周以呂尚濟漢之濟以蕭曹唐之濟以房杜今之世獨無可濟之人耶雖然其濟君之靈也唯執事察之謹對

問駢儷

壬子別初二下

對愚嘗讀楊氏之玄玄之祝曰鴻文無范虞其爲俳俳卽儷之漸也文之虞其儷古矣斯義也嘗欲得博雅而論之今何幸親承明問吁旨取於文而駢其句辭擬於賦而儷其字則駢儷只是從文賦中變化來

而體格便自別蓋雕而玉鏤而金則儘精矣繪爲錦絺爲繡則儘巧矣然而較之於上世誥盤之佶屈聱牙則或不無歎而誥下籲上文有體裁求其適宜駢語爲最則歷代沿襲良以是夫雖然其爲體也俚而少華則涉於野靡而歛質則流乎夸夸與野非儷之至也是以文雖工不以理本之而只從句裏求鍊惟就字上求琢則譬如無麵之飣不饒之錫欲求其藻飾皇猷黼黻斯文奚異於燕馳而越轅也文資於理理寓於文一駢一蚤互相劑和然後始可語造堂而濟哉乎吁駢偶之文體類甚夥揭號有八叙致則一

徐陵片石子山詠哀則意者昉於此輩而建安綺麗
齊梁繡繪則殆其盛於茲代乎四傑高蹈於永徽而
調映千古響徹一代館閣最盛於香孩而引類使事
典雅可尚噫彼爲正宗此爲適用則楂橘齊味優劣
何論敬輿奏疏表裏命訓則暗合聲律無足恠也君
實文章出入兩漢則未嫻駢偶有何妨乎然而唐選
青錢陸公是預宋科四六司馬是中則兩公之文豈
無所習也 皇明御宇諸子勃興而曳裾秦漢影響
遷固則雕篆小技有不屑爲間亦有橫驚浸淫染指
駢作而崑兀杈牙壯夫效妍則豈非以好古之癖坐

之也箕尾照東文獻擬華惟雞惟鴨濟介其間而孤
雲先鳴檄帽黃巢乙支一咨擲揄宇文事大之際務
尚此體從可知矣龍孫一劍手摑三韓文理之顯掩
映前後高才林立羣唱迭起眉叟抵掌擿鋒誰當益
齋揚眉精彩一變渾渾磅礴壯哉牧老翩翩足樂美
哉子安至於李春卿之卓犖林大年之組織可爲盧
駱之畏友則表箋諸作炳琅精緻見稱中華指不勝
屈然而鴨綠衣帶有以局之則一飽宋粟鮑臭漫空
惟我制作彬彬郁郁方之勝國文運倍闡衆體大備
羣格畢該 朝家所重尤在駢儷澤宮試士倍其畫

焉璧沼教胄旬以製之凡僚之有文者課焉集仙之
掌教者勸之凡所以肄習之方可謂靡不用極而
奈之何詞華浮靡體格骯髒詞林之陽九文運之否
塞至于近日而甚焉以言乎場屋則剝取詞料不顧
本文曲拘字對都忘全句曹鄴淺陋不能成邦蒐獵
忘耻剽盜足羞以言乎館閣則才窘斲窻技止畫蘆
而餘子紛紛公等碌碌華國之文固不敢望而煥猷
之才亦不多見則與 聖朝勸振之意正何刺謬乎
嗚呼駢偶之文所關非細而抖擻病源正坐於義理
之不講則揀今之弊不在他術苟能義以涵其性理

以陶其情培其詞源啓其文竅則將見詞理俱造文
質交濟闡闡誦儷譽髦諷偶華而不病於脆雅而不
泥於冗其於潤色經綸賁飾文治之道有何難焉嗚
呼文體之變至于駢偶而極矣腐令之潔班椽之奇
而並無此體則律以文章駢偶非古也蓋東京之末
天下文弊學士大夫操觚餘瀾溢爲華靡馴至六朝
駸駸成體則此誠衰世之文也然而事大表箋其來
已久則雖不可猝廢而不可專尚也決矣竊觀近來
舉世靡靡皆痼此習而在上者又從而勸之古人以
文之氣格卜國家盛衰則愚也不能無爲 聖朝憂

也嗚呼變一世浮靡之習而回三代灑噩之體深有望於當宁之導率也謹對

問致仕

對士之朱丹其轂而仕於朝顯也賜金懸車而老於鄉榮也拭鏡拂白冒遊少年辱也鍾鳴漏盡夜行不休罪也顯與榮人之所欲也辱與罪人之所惡也何其顯而榮者少而辱且罪者多也愚嘗慨然於斯者久矣今承明問請以素所慨然者復之嗚呼七十而傳徵於禮三日不食著於易則老而致其仕尚矣是以年迫桑榆而不堪陳力則去功成名遂而不可久

居則退苟或白首婆娑推而不去則有悔有咎而廉隅喪碧山不負浩然其歸則不辱不殆而身名全古之仕者不退則不已者良以此也雖然宦海漫天易溺難返名纏縛人未容退步則指點今古辨此奇事者誰也是故花之香在於晚節士之名收於暮境苟能明於內外輕重之分審於進退取舍之際則豈有迷幾不返之患乎嗚呼自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試以往牒驗之居桐悔過克終允德則阿衡去背上幼冲同未位則元聖留一去一留易地則然賢哉大夫携手同歸而散盡黃金知幾其神免冠御史

古之遺直而一懸安車其退也榮叅同志世掛冠之
陶僂僂驚人看鈴之杜噫白雲一片不堪持贈而丹
砂九轉無乃誕謾墮吾計中雖失之俳而此老胸襟
何其跌宕灘名八節白傅結社亭以三休司空所扁
噫乞身强健最是差事而竺乾一癘其如叛卒墜笏
歸來鴻飛冥冥而謂之衰野恐被瞞過錢氏子之高
標却被道眼之洞覷歐陽公之名節半爲後輩之描
畫而中歲勇退空谷足音則做不得也何恨掃除污
穢免被胡蘆者唯早退之一事廊廟跳梁以示可用
而小人之態不足齒牙草閱擗踊盖喻難退而滑稽

之說付之烏有齊丘習隱久矣行詐而九華先生號
則不可張公追悔駭不曉事而少年郎君未可輕議
拂衣題詩抖擻老守之精神野服逢迎想見景仁之
閑趣幽蘭可綴秋菊可餐而其人如玉感應則有江
風索詩山月勸酒而塘突一失風流罪過則城西茅
舍之羅如其德如其行南溪老屋之楊門如水帶有
金朱門空宅來作主人而朗誦離文其樂無邊菰蒲
一歌斷送烟月而牛背神光奕奕射人聽其退遠其
嫌則庾之疏得矣覃仁恩礪廉耻則胡之詩躑矣嗚
呼回首千古一夢南柯而退者常少不退者常多白

首貪餌到老戀著者固不足道而盡忠王室不忍舍去者則雖不可以貪戀目之然而功名之際去就難決寵利之累人所易染加以君上挽之於前富貴餌之於後欲留則有負於初心欲退則又拘於私累塵襟膠擾時日荏苒而紛華之撼人也易老境之勇往也難故紫陌相逢皆道休官而林下歸來曾無一人引年之例寂寥於班行告老之典久曠於朝端遂使青山靜散之界夢想莫到而紅塵要路之間沉溺不返則豈不悲哉嗚呼有得於內然後可以知外之輕無慕於外然後可以審內之重苟能取其所重舍其

所輕道足以忘得喪之分義足以明進退之際而榮利芬芬視如浮雲軒冕營營皆爲外物則百尺竿頭退步何難千重浪裏抽身亦易而擺脫世累却掃塵紛徜徉逍遙聊以卒歲則其退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嗚呼休官致仕者豈但奉身而退以圖一己之閑適而已也哉古人有飯不忘君退亦憂國而身雖處於江湖心則懸於魏闕况乞身丐閑莫非君賜則豈可以其身之退而便忘其國哉然則蒔花種竹之暇看山臨水之餘不但以笑傲嘯詠資其閑致而攢眉憂國若杜祈公之居吳抱膝憂民如呂申公之在

洛著書則思董仲舒之作春秋決獄看書則思趙叔平之獻古今諫林玉樓高處惓惓不忘黃屋安否時時繫念而凡於觸事接物之際無非愛君憂國之誠則斯豈非告老閑退者之第一義也謹對

問立言著書

對愚嘗謂士生斯世上之不能江漢秋陽太和春風金聲而玉振之次之不能補天浴日攀龍附鳳旂常而鍾鼎之則寧刺股俯首信屈聱牙匪銘鼎識塚刻山鏡永作宇宙不刊之字斯可矣今執事揚扅千古立言是詢請以汲古之綆爲執事汲之竊謂不朽者

三其一曰言言以副墨者謂之著書書之可傳者謂之立言不言奚書不書奚傳是以言而立則其傳也遠而大年日月雖死而壽萬古朝暮旣骨而春言而不立則其傳也不遠而塵魂俗魄寂寞無靈殘膏賸馥索莫不香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雖然徒言而不文則雖立而不傳徒文而不理則雖傳而不遠苟能旣文且理則何患乎其言之不立不傳不遠也嗚呼古今作者可略而言也遠古介聖解繩而契則一夬足矣何事於言文辭之不少概見固也文王演之而品物彙宣聖筆之而亂賊懼則一片乾坤兩經鼓

吹三五墳典八九索丘或竇於上世而古矣無徵或
刪於聖手而文弊則繁左氏浮誇其失也巫公穀麓
邀其弊也俗政所謂楚有失而齊亦未爲得也陰符
秘恠周末杜撰而終爲米賊之囊橐國策縱橫戰國
餘習而遂作奸人之押闔樹樗之說一何荒唐據梧
之吟雖多奚爲則其傳其逸不必牙頰而恨不得火
其書也僭擬鱗經腐令鬧談葫蘆馬史班椽好手然
而網羅舊聞觀過知仁而跌宕奔放差可取也辭秦
偷漢斫肉少廉而狐白手段何其巧也絳帳岑寂玉
杯繁露白首沉吟太玄法言然而道之大原下帷所

得而災異一著未免漢儒吳楚僭稱投閣何爲而架
屋覆瓿終歸美新踵成桓譚之論者長者之風剽竊
向秀之註者薄夫之事而不負黃泉寧有續貂之譏
公然白刼可惡攘羊之習論衡異書竟作談助潛夫
玩世出於廢棄則文人之繹思也深孽子之操心也
危前說詩書枉尺直尋而劉郎稱善稱其辯也抑揚
周秦諷一勵百而張子送譏譏其諂也三都推敲徒
費紙筆天台金石非中宮商則是皆候蟲之鳴秋鳥
音之過耳槩以著述無乃猥瑣秋菊幽蘭綴以爲佩
而澤畔行吟一篇流芳白璧黃金棄之若屣而寓梁

窮愁千古猶馨然而跌宕神性歸於怨懟揣摩縱橫
失之變詐何足引繩於立言之例也騎龍白雲之韓
吏部力去陳言玉佩瓊琚之柳柳州大放厥辭廬陵
之塵垢糠粃陶鑄秦漢眉山之拍頭叫喚爭避一頭
然而博愛數句駟不及舌貞元一累歷劫難洗而附
麗濮議一味近諂枉死辱賢打破敬字則因文悟道
之稱亦涉回護立言二字之褒恐未輕許平生執拗
到老依舊而回祿所述將死哀鳴八年端坐所得何
事而處士論權終非近道則穿鑿經訓金陵罪案縱
橫一癖蘇氏膏肓中夜之書書所得也多言之戒戒

害道也思索有味詞華無益則兩賢之意不同而同
矣朱衣考文赤幟先秦諸子踴躍一掃宋塵而崆峒
張大又何牢落徐子綺麗何其嵒窳而賈勇先登不
讓雋功沿街一曲但有渭城荆川蹢躅箋注之雄鹿
門沾沾掌故之學而齟齬王李蠻觸詞林歷下砥礪
盛飾左國太倉彈冠影響遷固而潔而爲隘豪則不
恭噫點檢數子咆哮可畏而環顧實理拐然空腹角
之唐宋反有所遜跨越之計一何塘突白馬東來文
教是敷而孤雲先鳴羣唱繼起眉叟抵掌掇鋒誰當
益齋揚眉精彩一變渾渾磅礴壯哉牧老翩翩足樂

美哉子安然而鴨綠衣帶有以局之則一飽宋粟鮑
臭漫空惟我制作彬彬郁郁羣材輩出林立雲委俾
翁唱而崖老和東臯墳而谿谷篋噫筆粹語硬老驥
無肉而一賦奇禍千載於悒奔放不羈氣則雋永而
百中青錢無乃變殼雄鷲矜持辭勝理遜而光明古
錦裁爲負版平暢敷行竟以魯得而白玉微瑕閑情
一賦槩而論之則兩金分庭張公揖之拔萃高蹈其
惟崔子餘子紛紛公等碌碌曹鄴淺陋不能成邦悠
悠今古一丘之貉何必爲執事道嗚呼立言垂後不
一其道吐辭爲經而道德者有之馳騫炳琅而文辭

者有之然皆發揮於書而後能有傳焉然而木之犧
尊者以文絲之黼黻者以文書之所以愈久而愈傳
者亦以文故古人之搜奇抉恠誇多鬪靡而矻矻兀
兀以求壽於後世者何限而有得於文則咳唾餘沫
珠璣宇宙而習習遺芳馨人鼻端不得於文則弊帚
疊床螢爝一瞥而腥羶黃卷汗牛磨滅是以修辭之
際以文爲貴者良以此也雖然文不自生必本於理
抖擻其源理爲文竅故文資於理理寓於文一表一
裏或駢或蛋去一於此則必跋必窳並用無缺則如
白如采有志於斯者喫緊用功旣文而理旣理而文

如醜之梅如豹之斑則摘之於辭而何古不若垂之於後而何遠不傳嗚呼文與理既爲立言垂後之妙劑則其可不思所以文所以理之本乎古人云有德者必有言苟無德以本之則所謂文所謂理無麵之飪也不鮮之錫也何從而文且理於言也苟能用力本源上一蹴如來地本之於德而發之於言則可以文可以理而軼古也何有傳遠也何有執事以爲如何謹對

賦

臨死愧孫登 庚子監初魁二下

賦竒禍於玉山碧將薶於萇血色夏侯之一律斬袁琴之數闕天其天於中道宜有愧於孫子昧善喻而不察悔莫追於臨死袖清風於竹林始作備於任達草絕交於山公付吏部於一映羗染指於石髓慕癯仙於山澤仍著論於養生將以延夫天年思托契於達人共象外之冥觀若有人兮蘇之山玩羲文而自娛譽葆光而塞兌一長嘯於寰區聊褰裳而往從庶目擊於無言奈夫人之味道少有才而未聞設觀火之妙喻鏡不得乎其死爽道真而背馳所不省於夫子徇三秋而歸來竟窅然而自失果膏火之取熬博

蜚禍於一夕舌一捫於灌柳慘東市之就戮逮素琴
之纒張始追憶乎前說永有愧於高人駢發面而有
惕嗒然筭乎衷曲所可悔者非一絀道而役才違至
人之守白刺口而論世非保身之明哲薄湯武而非
世觸司馬之喜怒其爲愧也甚極終不免乎自取喟
龍鳳之稟姿鬻九戎以珎髦遭叔季之不淑何文肆
而質靡宜逸人之垂戒砭多才而寡識卒巨禍之相
會縱自愧而何及甘自放於律外羞莫湔於千億台
綴賦而吊古續哀辭於隣笛

雜著

南漢山城新寺勸善文

庚子

嗚呼竺乾之來久矣自白馬東鞭須彌岳色遍滿震
朝雖聖人復起其勢不可以卒然禁之也漢唐以來
雖間有人君欲禁之者而舉不能焉如拓跋之誅沙
門會昌之毀佛像是已然皆惑於道流以邪勝邪則
宜其不能終禁之也 明之度牒所以狹其路也麗
之兩宗所以汰其濫也而其末也反助其瀾而靡然
趨之則設法禁之者皆歸下策而已惟我 國家自
城南漢籍一國之髡輪番戍役如唐家府衛之兵就
其有功者假以爵秩而勸之駸駸然驅於行伍之中

使深山坐禪面壁之流來作陷堅一勁卒放慧劍而
鐵劍舍龍象而甲馬以乾屎擲爲推定魔杖制挺移
其沮繁而敢死回其梵唄而吶喊則 國家之賴其
用無異於丘甲蓋因其勢而導之不至爲太武之暴
武宗之勞而自能寓兵於僧而反爲我用則此所謂
不禁而禁不治而治者也斯乃 聖朝善處異端之
方便妙用也其視前代之任其逃賊空山而坐失齊
民者得失何如也城裏舊營八寺以居八方之僧
朝家實相其役而緇流猶患其狹也今化主寶贊二
昧於堪輿故卜一蓮花地於開元漢興之間以留三

宿之迹其實異日之亭堡也太守於此城有董安于
晉陽之勤故今於此舉不惟不之制而聽之而又相
之者蓋體 朝家之意而爲異日篙銅之資也其爲
國家慮者亦深且遠矣昔卜式有言曰縣官擊凶
奴賢者宜死邊富者宜輸財此固君子之言也凡諸
檀越以卜式之心爲心無惜錢財以助此役則此固
君子之事而其爲勸善孰大於此何必以福田利益
誑誘之刁犁輪報畏怵之然後乃肯出財乎與其浪
走金帛而金碧無益之空山腐爛於一瞬孰若於
國家保障之地翼然作千萬歲不壞之功德耶佛若

有靈亦當點頭於斯言諸檀越以爲如何

南岳集卷六終

附錄

通政大夫行淮陽都護府使南岳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宗著字駿叔自號良齋晚居終南下青鶴洞改號南岳云漢陽之趙自勝國蟬嫣奕世遠祖曰之壽僉議中書生暉雙城揔管生良琪襲爵生噉龍城君仍世有勲伐生仁瑩龍源府院君以太祖姊夫際興王之運遜居全節謚襄烈是生涓策國初佐命勲封漢平府院君官至右議政謚良敬六世而至司憲府掌令諱應文先生之高祖

也魯祖曰榮男早卒不仕祖曰幹儀賓府都事考
曰重呂弘文館校理 贈吏曹叅判能文章有至
行高識號休川妣曰平山申氏知中樞景珍之女
判書文節公瑞之玄孫也以崇禎四年辛未生先
生少聰悟絕人七歲能屬文錫鼎先祖遲川公爲
提誨之獎許甚庚子登國庠儒林大文字必歸於
先生如成李兩賢從祀宋三賢從祀啓聖廟 神
德王后祔廟諸疏多先生所撰云丁未漢人九十
餘人乘舟漂到耽羅朝議將執送燕京先生奮筆
草疏數千言極陳其不可仍具別紙密論計策屬

淹疾伏枕使其子儀徵投進喉司拒不納筮而遇
艮之蠱遂以艮扁其齋己酉秋授童蒙教官以母
憂去壬子服除復授其冬擢文科別試隸槐院陞
典籍移兵曹佐郎俄遷侍講院司書時今 上在
春宮拘忌痘瘡廢講者數月先生疏陳其不可請
官僚宿齋進講 顯廟賜批嘉獎從之先生登筵
講說剖析經旨間雜史乘要以開發證彙輒至日
中是 世子頗傾心焉選部擬先生諫憲官前後
十數終不遷蓋 顯廟欲先生久於講官也其明
年陞文學兼知製 教移拜司諫院正言以應制

文忤 旨除慶尚都事以守宰親嫌不赴拜司憲
府持平 顯廟禮陟差行狀撰集郎廳移騎省
上新卽位以初喪廢 經筵先生疏陳冲年講學
爲急居喪廢讀書非禮意仍撰進冲年龜鑑 上
優答輟馬纓以褒之又拜正言圻甸告饑民困於
復土北使車轍相屬先生 啓請緩催糶賜明年
半租 上不議于廟堂悉從之兩稅所減殆數萬
斛圻民賴之乙卯春拜兵曹正郎掌試湖西秋出
補襄陽宿弊如洗一境騰頌御史以治最聞民刻
石以思明年冬以弘文館副修撰承 召未至引

疾辭遞丁巳夏除成均館司藝移獻納時金相國
壽興以議禮竄謫經歲有 叙命臺臣方請收回
先生引避不與尋又掌試湖南道拜獻納未久遞
自是杜門托疾無仕宦意凡拜修撰者五副修撰
者三持平宗正者各一司成者二皆辭不就庚申
夏始拜宗簿正移司成軍資正又入舊班爲副校
理臺官掇誣謗遽論遞之連除司成及軍資奉常
司導諸寺正獻納掌令執義等職皆不就退處廣
陵者七年蕭然以書史自娛丙寅拜司諫疏論勳
裔冒屬者徵贖非宜 上下其議廟堂遂寢徵布

之令時知舊以先生位遇差池勸其在京進取先生曰老少交惡儒林相閔禍將作矣遂引疾辭遞自是累拜執義司諫司成並不起銓曹知其確然無復出意授以淮陽府使先生喟曰此猶可以報效矣佐良興學治如在襄時嶺西大饑先生上疏請減春大同又乞運京穀以救上皆從之方伯上政績于朝已巳春命特陞通政以褒之時時事驟變先生已有投紱意及成李兩賢黜文廟稱疾不卽奉行得罪罷去淮良刻金石以志去思先生素患風竟以庚午正月四日卒享年六十卒于

揚州治北伊淡里卽先大夫墓北麓云先生娶安東金氏高麗名臣方慶之後司憲府掌令恭基之女生三男長儀徵文科前承旨次儀鳳儀祥進士承旨君娶郡守柳命才女有二男一女男鎮禧鎮祚女適洪錫輔儀鳳前娶承旨尹彬女無子後娶士人朴成翼女生一女儀祥娶士人呂必升女生一男二女男鎮世先生天資和易與人語由由然而其守甚確貌若儻蕩不備而中甚綜密少孤奉申夫人志物兩至事姑如事母事伯氏甚謹視諸姪如其子宅心主於恕接物任其真其於褊忮刻

激之論矯激表襮之行非惟身不爲見人有近是者亦感然不樂年未弱冠慨然有志於問學取四子諸書熟讀窮研從浦渚趙相國講質浦翁許以見解超詣旋以痼病中輟顧嘗好文辭於書無所不覽少嗜昌黎左氏旣而眞穿百家自闢堂奧常以不朽事自期其於文才天得也辭則取裁於韓理則原本於朱爲章疏懇至明剴必以指陳事情開悟 主聽爲主眞所謂經世之文也藥泉南相國常病先生應舉文字句鈎棘及觀其散作古文及章疏大異於功令遂心許焉詩不主一格少作

逼李溫之髓晚攻五言古濟杜韓之裁若其近體則白之馴也蘇之逸也當代文垣鉅匠率讓公一頭地或曰谿谷於文得法品澤堂得妙品遲川得神品而公之文亦可入於神品云篤論者可以取衷也所著詩文有南岳稿十數編良齋新筭一卷藏于家記性過人尤長於史傳揣摩情形根據義理要歸於實用歷代沿革典故法律以至中國山川險阻靡不淹貫通曉有沈幾遠識指言時事久而愈徵論度邊機敵勢徃徃縣斷奇中是不惟稽古之力然也竺典稗說亦皆搜獵領會乘除星命

堪輿醫藥諸家多所旁通而未嘗自多也其誨人也隨才設教廣譬善誘使學者犁然有得雖初學扞格之類亦必諄諄開導不少懈以故童蒙之成就者甚多其治郡也廉以裨身恪以蒞事明以察奸至於爲民興除利害孜孜如渴飢寬征蠲賦不事竒羨而儲峙充牣區畫處置不求近效務爲長遠慮雖以吏治名者聞先生理道輒矐焉推服少患疽發髀幾危者數沈淹床第數十年能葆齋節宣季年神精強茂蓋其攝養有方也方其在病以著書垂後爲志網羅我東君臣行事爲野史屬草

而書未成平居穆然清坐終日看書未嘗造請於人性喜儉約於外物奉身者隨遇而安所居凝塵滿席晏如也早有當世之志卷舒今古出入王霸嘗欲尊主威破朋黨以振國勢及立朝以來見廷議不成駭機屢兆輒色舉遠引或棲遑郡符以自屏未克展布其所蘊惜哉先生嘗謂不佞先祖暹川公當丙丁搶攘之時能主和議以存宗社拒徵兵以扶大義合於古人之經權觀先生丁未一疏非有諫官御史之言責者不顧主議者猜怒抗論不已言雖不見用其所以樹良彝張義聲

則大矣顧先生此疏與先祖扶義前後一揆其心事議論見於著述後之人必有知之者與錫鼎先君東岡公契許最深類古張范之遺先君不幸中身棄世先生有絕絃之痛爲其平日相約爲傳請文於先生以銘其幽先君歿後十年而哭先生余髮已蒼唐矣先生之胤承旨君授之狀俾誌先生之寤寧不欬然而涕乎記錫鼎年十三從先生受左氏傳且得聞讀書觀史之法甚悉先生每讀書長吟徐嚼有餘味聽者忘其倦其誨人易寤而深喻得於言語之表亦以此念先生父執也師表也

今於述墓之役義不敢以不能文辭謹叙次如右而詞以系之曰

嗟若先生冲乎其似有道兮愧乎其若無營也敦復而自考兮不隨俗以晦明也樂草玄之却掃兮笑頷頤之相傾也昌厥辭而用老兮掇百氏之精也惟江漢之浩浩兮不可朽者名也後死者其有造兮尚來古以徵之也

崇禎後壬申吏曹叅判兼弘文提學崔錫鼎撰

南岳集附錄終

南岳集附錄終



